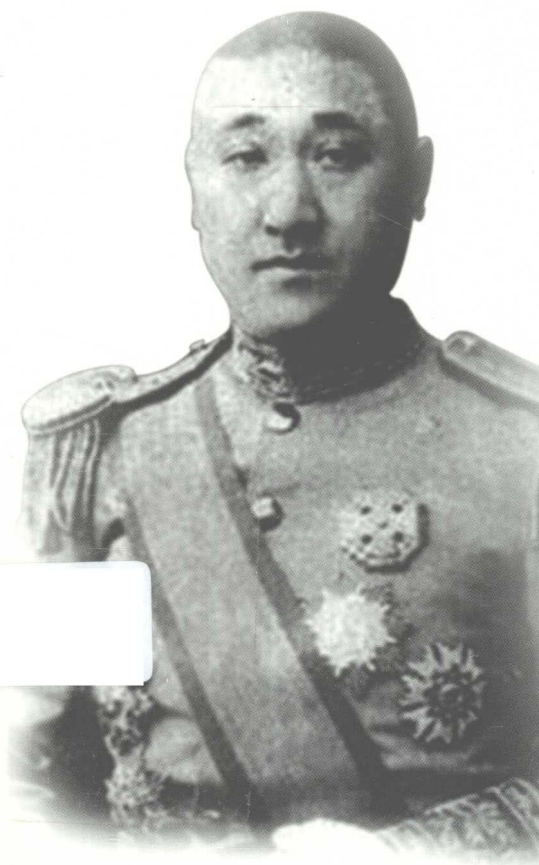


北洋怪杰

徐树铮

董尧

著





北洋怪杰

徐树铮

董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洋怪杰徐树铮/董尧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046 - 5

I. ①北… II. ①董… III. ①徐树铮(1880 ~ 1925)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197 号

责任编辑 陈 雷

封面设计 文 婷

北洋怪杰徐树铮

董 尧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85,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046 - 5/K · 1937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醴泉村的奇人·····	1
第二章	段祺瑞慧眼识秀·····	10
第三章	因祸得福走扶桑·····	23
第四章	奇才初展：“请立共和”·····	37
第五章	“大元帅”与萧墙之祸·····	49
第六章	三次长风波·····	60
第七章	丝竹声中起阴风·····	71
第八章	大典与隆葬·····	82
第九章	徐次长重缨冠带·····	92
第十章	短命的洪宪皇帝·····	103
第十一章	谁来当总统？何必黎元洪·····	112
第十二章	府院同床异梦·····	122
第十三章	段祺瑞欲动干戈·····	133

CONTENTS

第十四章	复辟狂张辫子·····	145
第十五章	龙旗飘飘夕阳斜·····	158
第十六章	再造共和的假货·····	169
第十七章	张作霖并非傻瓜·····	179
第十八章	渔翁得利徐卜五·····	189
第十九章	陆建章命丧津门·····	199
第二十章	柳条箱里逃得命一条·····	213
第二十一章	孙、段、张“三角联手”·····	227
第二十二章	机关算尽无处存身·····	237
第二十三章	困城中的曹大总统·····	251
第二十四章	南通访状元·····	262
第二十五章	状元不问平章事·····	273
第二十六章	“有人敢对特使下毒手吗？”·····	284
第二十七章	廊坊——“小扇子”毙命之所·····	294
第二十八章	皇藏峪的尾声·····	305

第一章 醴泉村的奇人

冬。一九〇一年。

西风凛冽，枯树摇曳。

著名的古战场徐州地方，昨晚落了第一场小雪，今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一片银色世界。

城南五十里，坐落在南北古驿道上的曹村集镇，鸦雀无声，冷冷清清，独有一位潇洒的青年人，漫步在村头的雪地上，等候北上过路的马车。

他叫徐树铮，萧县醴泉村人，刚刚二十岁。是个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补廪生，十七岁南京科举却名落孙山的学子。自从南京败北，他便冷于功名了，要走向茫茫大海般的社会，去施展他的抱负。

徐树铮缓慢地踱着步子，心里波涛般地翻腾：“社会——是个什么东西？是它最后吞食了我，还是我最后驾驭了它？”

昨天深夜，他立在门边望着飘飘飞扬的雪花，思绪万千：“我要迎着飞雪冲出去了！飞雪将淹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浊，我徐树铮将还世界一个洁白纯净！”

母亲把他唤回屋里，一边轻轻地拍着他身上的雪粒，一边说：“灵，落雪了，天气更冷了，怕是没有过路的车了，你明天就别走啦。”树铮望望体弱的母亲，说：“娘，不怕。择好的日期还是不改了。你该知道，我决定了事情，是从不悔改的。”娘叹声气，再不出声。

四十六岁的岳氏，是一个颇知书理的人。丈夫徐忠清，虽然头上有一顶拔贡的功名，却冷于仕途，只在乡里守着一个塾馆，为人教理子弟。夫妻身边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树铮最小，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个。“天下父母疼小儿”，这也是人

之常情。

要说岳氏钟爱小儿树铮，却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据说岳氏怀着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竟然出了这样一件奇事。

那夜，岳氏在睡梦中忽然听得门外有木鱼声，且越敲越响。岳氏忙去开门，却见是皇藏峪瑞云寺的住持性空法师上门化缘。徐家乐施好善，远近闻名。当年瑞云寺遭了大火，变成一片废墟，徐忠清就拿出三年的积蓄，帮助重修寺院，再造金身。如今性空上门来了，自然有求必应。只是，岳氏明明记得，在瑞云寺大火之前，性空法师早被一只恶狼吃了。吃他的那只狼，是深夜趁着法师出来小解闯进禅堂的。狼饱餐之后，发现门已闩死，便无法出去。又值那年寺院萧条，僧侣多云游他乡，再无人开门。日久天长，狼竟被饿死了。因而，当地流传着“吃了和尚饿死狼”的故事。岳氏一见性空，惊恐万状，忙说：“法师不是圆寂了吗，今日怎么……”

性空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答非所问地说：“夫人有大喜临门，贫僧特来致贺。”

岳氏说：“如今年景失收，战乱连连，生活艰难，家事也不顺心，有什么喜事敢劳动法师大驾？”

性空说：“徐门将有贵人出世，老僧这里有灵芝一枝，权作贺礼。愿贵人长命百岁，事事如意！”

岳氏接过灵芝，忙致谢说：“法师一生好善，乡里有口皆碑。不想竟然为恶狼所害，众乡亲都为法师悲伤。今天，法师还来寒门祝贺，徐氏一家永不忘法师盛情。”

“这就不必了。”法师说，“万般世事，都是该来的而来，该去的而去。归根到底，还脱不了一个空字。老僧从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功名利禄更与老僧无缘。若不是觉得徐家好善积德，老僧是不会来送灵芝的。承蒙夫人惦记老僧的生死，我也不得不再多说几句了。世事万端，无不空空，生即死，死即生；有即无，无即有；世人切不可贪婪功名利禄。夫人再得贵子，只怕难懂这些。老僧也就不愿再说别的了。”

岳氏还想再说什么，性空已飘然而去。岳氏再追，只觉腰疼梦醒，遂生下一子。因为这个儿子是随“灵芝”而来，忠清便为他取了个乳名叫“灵”。

说来又奇，这孩子一落地，便不哭不闹，只圆睁着两只小眼睛，审视面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什么都明明白白：有人站在面前对他微笑，他也微笑；人点头，他眨眼；人说话，他动嘴；人发怒，他便瞪眼睛。岳氏对儿子的机灵十分欣慰，但也觉得他太机灵了，只怕成人之后不安分，惹是非……

现在，儿子要外出，岳氏的心自然放不下来。她能够为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已是深夜，她还是冒着雪去找新婚不久的儿媳夏红筠。

“红筠，你该劝树铮，让他别外出了。听说到处都不平静，兵荒马乱的，上哪里去呢？”

比儿子大两岁的媳妇夏红筠，颇有点羞惭地说：“娘，我怎么好劝他呢？由他去吧。”她低着头，又放低声音说：“他还劝我呢，说‘男儿志在四方，总不能困在家中一辈子！’还说‘你也是大家闺秀，读过不少书，该是知书达理，可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咱这片小院子里。’娘，你说……”

岳氏听明白了，知道儿媳是劝过儿子，只是没有劝转，便又叹着气说：“也是个理。男孩子大了，总不能老圈在家里。由他闯去吧，能不惹祸，就是祖宗的阴德了。”

岳氏最怕小儿子外出——早两年，树铮曾只身跑到了清江浦，求着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个事情做。岳氏硬是放不下心，闹着丈夫忠清把他找回来，并匆匆忙忙为儿子完了婚，希望能定定他的心，谁知还是定不了。

红筠见婆婆还是不放心，又说：“娘，你别担心了，这次他不是去别的地方，是去济南。到济南去找我哥。我哥会照顾他的。”

岳氏知道红筠的哥哥夏仲陶在济南做事。“有熟人照顾，又是这么近的亲戚，一定会帮忙的。”她也只好这样想。

一辆马车满满地装着柴火飞奔而来。驾车人只在村头打了两三声响鞭，车便向北方飞驰而去。

徐树铮呆呆地抽了一口气。“人家不载人，有什么办法。”

一只飞鹰从西北碧蓝的天空冲了过来，在村庄上空急急打了个转，又向西北去了。徐树铮的目光随着远去的飞鹰，一下子触到了那脉绵绵延延的山岭。由此想起了这座山的传说。

那座山的古老名称叫黄桑峪，因山峪多产桑而得名。桑可养蚕，蚕会结茧，茧可缫丝，丝可织锦卖钱。大山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了生路。老百姓是最不忘情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便是山峪称“黄桑”的由来。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彭城得胜，刘邦狼狈逃窜，逃到黄桑峪，眼看就要被追兵赶上。他不得不藏进一个石洞，这才保住了性命。项羽毕竟是有勇无谋之辈，只知东杀西拼。结果，乌江一败，便淹没于历史，刘邦成了汉家开国的皇帝。刘邦在黄桑峪躲过难，黄桑峪自然和皇家攀上了亲，献媚之辈便把“黄桑峪”更名为“皇藏峪”。自那以后，造庙赐爵，好不热闹。黄桑峪本来只有一间庵棚，受封之后，便造寺修院，广招僧尼。起先，有人以刘邦平步青云为意，取寺名做“登云寺”。后来，大夫们嫌俗，说：“当年我主身藏山谷，天空便出现朵朵瑞云，且经久不散，何不叫它为‘瑞云寺’！”就这样，一峪一寺，使这穷山风光起来。自汉至唐，从明到清，代代香烟袅袅，晨钟暮鼓，善男信女不远千里而来。只是近年战乱天灾，峪、寺都又冷清了。望着远山，徐树铮挺起胸脯，笑了。

“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时，不过是小小的泗水亭长。他能有天下，还不是闯出来的！若是贪恋小沛而终老，怕终生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混不到。我徐树铮经纶满腹，早有‘神童’之称，难道不如一个小亭长吗？”他觉得离家出走，是他的一条光明大道，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此时，他再看看养育他的那片小小村庄，竟觉得像一只鸟笼，“我终于飞出去了，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长空翱翔！”

他的妻子夏红筠踏着积雪赶来了，怀里还抱着一个花布包裹。“红筠，你怎么来了？”树铮迎上去。

“娘放心不下，让我再给你送几件衣物。说‘北边准比这里冷’，怕你冻着了。”说着，便羞怯地低下头。

树铮知道红筠说的是假话，其实是她心里不安，有意想挽留他。昨晚，红筠在

婆婆面前虽然说了一些“男儿志在四方”、“济南有哥哥关照”的话，但心里还是有另外的想法：“新婚燕尔，外边又兵荒马乱，怎么舍得让他出去乱闯呢！”树铮去抚摸她抱着包裹的手，疼惜地说：“瞧你手冻的，冰块似的。不让你送，你非送不可。我外出没有事，你在家冻病了，我怎么能安心？”

“不怕。冻不病。”红筠说，“我只怕你。落了头场雪，还会有二场、三场。偏偏挑选这个时候出门，能不叫人挂心！树铮，改个日子再走不行吗？”

“别改了。”树铮说，“已经定了的事情，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红筠望望丈夫，说：“我什么事情不体谅你了？”

“没有不体谅我的地方。我只是比方。”树铮说，“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家，更舍不得离开你。可是……”

“别说了，我懂。我是你的媳妇，我能不懂！”说着，又低下头，眼圈更红了。

树铮拿出手绢为她轻轻地擦眼角。说：“红筠，不是说好了嘛，你怎么又伤心了？我一旦有事情做了，一定回来接你。到那时候，咱们朝夕相处，再不分开。”

红筠笑了。她接过丈夫的手绢，在丈夫身边轻轻偎依着，低声说：“刚刚还‘男儿志在四方’，怎么又唧唧我我的了！”

“你个坏红筠！”树铮轻轻扭了一下妻子的香腮。

南方一阵铜铃声，一辆马车冲过来。

红筠把包裹交给丈夫，说：“树铮，你记住，对我哥哥，不必抱多大希望。他是个心胸不宽的人，没有气量；再说，他也不是个有地位的人。万一谋事不成，你就早早回来。”

“知道了。”树铮接过包裹，说：“好好保重自己。家中事全靠你了，娘身体不好，四姐半瘫，你都得操心。”

“你只管放心走吧，该怎么做，我都会做好的。”徐树铮上了马车，挥手告别了妻子，上道北行。马铃叮咚，车身颠荡，徐树铮坐下好久，才稳下神来。

那时候，交通艰难，只有去府城的大道上早晚才有马车来往。那马车，车厢车轮皆为木制，长长的车身，中间有个方斗，斗上冬天围布帐，夏天蔽天棚，两只大

马驾着，坐五六个乘客，一日能走七十八里路，车资一块银元。有点家资的人才敢坐这样的车，而贫困之家，有人外出多靠步行。

徐树铮刚刚坐定，车上一位老年乘客便笑着搭讪起来：“徐秀才，你要进府城？”

徐树铮笑着，点点头。“老人家也进府城？”老人也笑着点头。“你还认识老朽吗？”

徐树铮举目一看，此人高高的身条，一件长袍，戴一顶毡帽，身边放一个马扎，手中拿一根长竹竿的烟袋，脚上穿一双轻便的牛毛窝鞋，颇有些儿经济行当的司爷气派。徐树铮虽觉面善，一时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了，只好说：“学生眼拙，一时记不起了。”

老人轻轻摇着头，口里缓缓地说出几句话：“中炮七路马过河，车高左炮对屏风……”

徐树铮想起来了，原来是早年在徐州云龙山下摆棋擂的孙老头。忙说：“抱歉，抱歉！学生当时只是一股初生犊儿之性，论棋技，当然还得甘拜下风，只怕拜老先生为师还欠资格呢！”

“不！”老者说，“我佩服你，你是个高手；不是瞎闯，是技高一筹。”

原来这位老先生在云龙山下摆过多年棋阵，自称“徐属八县无对手”。那一年，徐树铮转学到徐州，与几位同学去游云龙山，有人提及这个孙姓棋手，徐树铮以为“他是个江湖客”，便不屑去结识他。可是，心里却不平，一是也觉自己棋艺不一般，想出出风头；另外，那天也巧，他们无意中竟走到老者面前。徐树铮搭眼一看，那老者布的棋盘，不仅将自己的老“帅”用钉子钉死了，两侧还写了一副咄咄逼人的联语：

棋坛英豪，四海无敌！

徐树铮一看，便很不高兴。“有多大能耐，竟敢出此狂言？”他停步细观，明白了：原来这老者摆的是一个“中炮七路马过河”的江湖阵。心想：“你这阵只能哄哄村间小儿，略知棋理的人也不屑一顾。”他转身想走。但转念又想，不能走。“听说这老家伙海口夸得极大，‘徐属八县无对手’，我得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领！”

徐树铮一来觉得自己棋艺不凡，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布阵，一定能够胜他；二

来也是少年气盛，常在大庭广众中来显示自己，莫说一个江湖佬，一些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儒士，也常常对他赞不绝口。

树铮走上前去，先向老者要来锤子，也将自己面前的老“将”钉死，然后开局。

那老者原以为这学生只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但见他也钉上老“将”了，便知有三分来头。忙说：“罢哩罢哩。我这把年纪，怎么好和你相争，胜了也不服众家。”

树铮说：“你若是败了呢？”

老者“哈哈”笑了：“我在云龙山下二十年了，尚未见对手。你还是免了吧。”

徐树铮硬是不同意，非决战不可。并说：“老先生，你请！”

老者见徐树铮非战不可，便施小小一计，以卒吃了对方的车。本想诱徐树铮吃他的炮，树铮却不吃，笑道：“老先生想等我的车吃了你的炮，你转身再来个马踩车，长驱直下。我偏偏来个车四进二，你……”

老者知道棋阵被识破了，忙将“帅”拔起，甘拜下风，并声声称树铮为“少年棋圣”。

此事一晃便七八年过去了。大约是老者败得太奇，所以对对手记得准。此次邂逅，又是一路同行，话自然便多了起来。老者对徐树铮的棋艺又大加赞扬，并说：“凭你的机灵，我可以说你是个日后办大事的人！”徐树铮虽然嘴上谦让着，心里还是乐滋滋地想：“我此番外出，就是想有一番作为。”

路长车慢，正是聊天的好时机。那老者一边赞扬徐树铮的才华，一边说：“学生呀，如今这世道，竟是乱呀，世界也不好闯。慈禧皇太后尽是用坏人，弄得朝纲不正，洋人入侵。这不，刚刚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割了大片的中国土地不说，还得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竟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你说说，中国人能睁眼吗？”

“是呀！”徐树铮说，“中国人得争气，得夺回失去的权力！”

“谁夺？”老者说，“朝上朝下，个个昏庸无比，谁去夺回失地？”

“中国如此地大物博，人杰地灵，总有能人的。”

也许是老者看准了徐树铮气质不凡，也许是当年一败心有余悸，有意奉承他，忙说：“学生，像你这样有才华又敢闯荡的人，不多呀！不是我说句奉承的话，我

看你是个办大事的人，中国会在你手里富强！”

这虽是一句奉承话，徐树铮听了，心里却十分高兴。

徐树铮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表明自己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他要效法民族英雄林则徐。因而，把自己的别号叫做“徐则林”，并且写出长幅，悬在自己的书房。文为：

居恒窃念，儒者读书，要以致用为宗。频年朝政日非，丧师割地，为国大辱。

现在，听了老者的话，更加坚定了信心。“我要把中国变个模样！”

树铮说：“学生不敢说办什么大事，但学生决不甘于当亡国奴！”

“学生，不是我老汉发狂，有个古老的传说，我看可以应到你身上了。”

“不知先生指的什么传说？”

“你这贵乡萧县，可是一块宝地……”

徐树铮说道：“是的，萧县古称萧国，自周建郡，已近三千年。”

“不，不是说这些。”

“那你指什么？”

“萧县风水好，是能出七十二个人王天子的地方。”

“这是夸张。”

“不是夸张。”老者说，“萧县县城曾叫龙城，有龙山、凤山，注定有七十二个人王天子这里出世……”

“怎么一个也没有出呀？”

“后来被一个南蛮子把风水破了，本该出的七十二个天子，结果只出了七十二个园匠。没听说吗：岱山的萝卜茂山的葱，黄里的白菜出山东！萧县世代代成了蔬菜之乡。”

那老者虽然说的俚语戏言，徐树铮却听得认真，觉得事出有因，不可不信，便说：“那蛮子也十分可恶，怎能干出这等坏事！”

那老者见徐树铮半信半疑，又说了话：“说来，那蛮子的本领也算不得高超，破人家风水不到家。你是读书人，懂历史，刘邦也得算咱地方人，不是成了大皇帝；徐州府四周就出了十七八个诸侯王。还得算帝王之乡。”

老者说得真真假假，徐树铮并不计较。可是说萧县是帝王乡，徐树铮十分心动。他觉得当今皇帝是不行了。“要是有道，为什么能败到这步田地。一个《辛丑条约》，主权失去大半，国人都得跟着欠债，这不是亡国之象！再说那满朝文武，更没有一人是国主之才。说不定萧县真的要出朝廷，从我徐树铮开始，坐它七十二代……”徐树铮这么想着，便把一个笑脸给老者，然后说：“风水其实是不可靠的。就说那凤阳县吧，十年倒有九年荒，竟出了一个朱元璋；沛县丰邑就是龙凤地么？水旱蝗荒，十年九灾，不是出了个刘邦吗！叫我看，生在什么地方不要紧，得会闯荡。俗语说得好：‘成者为王败者寇！’难道刘邦、朱元璋一出门就想着会当皇帝吗？不是。但是得有一条，要顺乎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老者听得徐树铮言语，觉得他有诸葛孔明之才，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自然免不了又奉承他几句。直到天色将晚，马车到了徐州城边，他们才下车分手，互道一声“后会有期”，各奔东西。

徐树铮在徐州一条小街上觅了一家客栈住下，他无心再游串，因为曾在徐州读过几年书，不想再游了。一宿睡得也很舒适，只是反复几次思考老者路上说的“出朝廷”之事，竟做了一个“出朝廷”的美梦。醒来，不免淡淡一笑。

次日起来，洗漱完了，吃点点心，便匆匆赶去车站，购了北去济南的火车票。

谁能想到，这个普通学子居然成了军阀大混战期间能够左右风云的人物。他依靠自己的才华，依靠皖系军阀这股强大的势力，或在台上摇旗呐喊，发号施令，搅得大半个中国浑浑浊浊，腥风四起；或在各派之间纵横捭阖，推波助澜，让成千上万无辜者人头落地，家破人亡。那段混乱而漫长的时期，皖系军阀的重大措施，无不出自他手。他想让中国平静，中国便会相安无事；他要中国乱，中国便会干戈四起。史家称他是军阀大混战中的“小扇子军师”，是“合肥（段祺瑞）魂”、“北洋怪杰”。在北洋政府里，徐树铮先后出任过陆部军学司长、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边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等职，被授予“远威将军”。

此是后话，我们慢慢道来。

第二章 段祺瑞慧眼识秀

徐树铮初到济南，是1901年初冬。

泉城济南，虽然天气渐寒，依然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大明湖的荷花和垂柳萧疏了，那派“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丽景色还是那么诱人。徐树铮沿着潺潺的流水，穿街走巷，终于找到了他的内兄夏仲陶。

这位夏仲陶，眼下是山东省武备学堂的学员。是一位性格内向、呆气颇足的人，虽然只有二十三、四岁，却一派横秋老气。他把徐树铮安置好，吃了饭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又铮，济南谋事，实属不易。这武备学堂，也不可随便就读。去做什么呢？我实在爱莫能助。”

树铮一听此话，心里便不甚愉快：“我到济南来，岂止是为了一区区学堂学员，一个廪生还不至于去当兵吧。”他淡淡地一笑，说：“仲陶兄不必为难，谋事在人，何必勉为。我只想出来见见世面，开阔开阔眼界；若论就事，老家徐州也并非不可为。”

“这样，我倒可以陪你在济南观光一番。济南还是个秀美的城市呢！趵突泉就是一个奇观，还有千佛山、大明湖……”

“观光的日子会有的。”徐树铮打断内兄的话，说：“你不必为陪我游山玩水而缺课了，我这两天想独自去访朋友，还要办点别的事。你只管安心学业吧。”

夏仲陶正怕误了功课，更怕徐树铮缠着不放。现在树铮要自己走动了，倒也如他的意。但他还是说：“你的朋友，一定是名流、学士。若有朋友要来，我这里可以款待。我也想结识一下。”树铮说：“等我见了他们再说吧。”

徐树铮哪里是会朋友，济南根本没有什么朋友。他只想看看世界，了知时局。

现在，他手中还有些银钞，天天在街市上行走，到处打听一些事情。

这一年，也算是“国难当头”吧。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中国的中枢神经失灵，北半个中国早已名存实亡；南半个中国也因群雄争霸，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山东处在中间状态，两年前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也被巡抚兼武卫右军总指挥的袁世凯给镇压下去了。而今，袁世凯以巡抚的特权正在野心勃勃地对武卫右军用“固其心，精其技”的西洋办法来加以训练。他要将其训练成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操典素质，又有效忠朝廷的忠君思想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后来果然成为北洋军阀的基础军。袁世凯雄踞缓冲要津，手有重兵在握，成了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连逃亡中的西太后的供应饷银、缎匹，也得赖袁。朝廷重臣李鸿章也略带奉承地说：“幽燕云拢，而齐鲁风澄。”所以，李鸿章刚刚断了气，朝廷便宣诏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是袁世凯感到“直隶不如齐鲁牢固，北洋大臣有名无实”而不去就任，还是坐在济南府，经营他的武卫右军。

徐树铮济南闲游数日，便产生了对袁世凯的特别好感。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有心胸，将来能成就大事”。一天深夜，徐树铮与内兄对饮，乘着酒劲，便大谈起贤能治国之事。

“清朝是无可救药了，必有能人出来，才能挽狂澜，建新序，使国家由弱变强，重建国威。”

“现在，还看不到有什么能人，会有如此本领。”内兄摇头叹息。

“有！”徐树铮说，“当今山东巡抚袁世凯，就能担此重任。”

“袁项城？”夏仲陶心里一惊！“此人能力势力均可担此重任，他对朝廷还是极忠心的。不过，听说，早年维新派要变法，本来是把把当成可靠的同盟军的。哪知道，事未举，他就向慈禧和荣禄出卖了维新派，结果变法失败。这样的人能推翻朝廷？”

“出卖变法？有待考证。”徐树铮说，“即便有此一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看袁世凯行。我得设法拜见此人。”

“你要见袁世凯？”夏仲陶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便劝阻道：“树铮，灭了此念吧。莫说面见袁世凯，只怕连书信也达不到他手。巡抚衙门，紫禁城般地戒备。

不易进呀！”

徐树铮没有听从内兄的劝阻。“中国人想见一个中国人，还能难到什么程度？我看易见。”徐树铮之所以横下一条心，因为别无高策，更加上年轻气盛，初生的犊儿不怕虎。“只有这样，才会寻到自己的出路；只有靠上袁世凯，才会有腾达之日。”决心已定，徐树铮不再外出了，他闷在内兄为他安置的又小又闷的陋室中，苦思投袁的门路——要有一个打动袁心的“见面礼”！

二十一岁，徐树铮早已自认“成熟了”。他从书本上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有许多人早成大器。“大器晚成有什么可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人到暮年，哪里还经得起起伏回旋？“壮志凌云在少年！”过去，老爹言传身教给他的，是伦理，是道德，是仁义礼智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徐树铮十二岁起，对于这些论调就感到陈腐：“我学的文武艺，为什么非要货与帝王家不可呢？帝王家又怎样报谢于我？南京考举，我算得奇才，为什么名落孙山？帝王不器重我，我为什么要投靠他呢？”他不想为朝廷闯天下，他想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干一番自己愿意干的事业。在济南，他的思想开阔了许多。他觉得，所以有帝国主义国家欺负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拳头太小、身体太弱了，没有足够的护国武装。而没有足够护国武装的根源，在于政治落后，在于掌权者昏庸。他要将自己的思绪写出来，将自己的谋略写出来。“我的意见一定会得到巡抚大人的赞同和青睐的！”徐树铮用三昼夜的时间，写出一份洋洋洒洒的《国事条陈》。他信心百倍地揣在怀中，朝着山东省巡抚署的大门走去。

一介“白衣”，要进堂堂的巡抚衙门，谈何容易！徐树铮在那座有两个巨大的石狮子把守的大门外，说破了嘴皮子，结果连门洞也不许他靠近。他不乞求了，他发怒了。他对守门的兵卒大声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巡抚大人？我有重大国情要向巡抚大人陈述。我有治国良策要向巡抚大人陈述。你们必须让我进去！”

一个背着洋刀、气势汹汹的武卫军走出来。他一把抓住徐树铮的衣领，怒目喝道：“你想死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滚开！再不滚开，我就以‘大闹官府’之罪把你送进班房！”说罢，一挺手脖子，就把徐树铮推出几步之外。